

# 賽珍珠自傳(五)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 我的多元世界

### 教書之餘侍母治病

回家以後我的日常生活又區分為內外兩部分。對內，除每日到新建的男童學校教書，並擔任十七到二十名走讀中國女生的舍監而外，以侍奉母親的飲食為主。那些女生白天到不同的學校或訓練所學習技能和手藝。我成為管家，好讓吾母盡量休養，同時也參加她負責的姐妹會工作。我無法主領宗教聚會，不過母親也不領會。她只在姐妹會中聽取個人申訴的困難、問題、需求、儘可能安排機會滿足她們的需要而已。我太年輕，但我可以聽她們的言談並且答應接受母親的吩咐，為下一次聚會預作準備。能够傾聽中國婦女坦誠向母親訴苦確是難得的經驗。因為她們對吾母有信心，她們後來也接納我替代吾母更使我深深感動。

這一段期間我努力協助母親抵抗纏人的鵝口瘡。我從主治醫師學習有關此病的常識。主要的是試圖尋找最適合她的食物，遂行食譜療法。有些害過這種病的人推薦吃香蕉，患病已久的吾母有一陣子就以香蕉為主食，吃得她倒足了胃口。

我們聽說新鮮草莓管用，就試着種植荷蘭莓。

新鮮生牛乳似乎是醫師推薦的好食物，可是當時在中國一般人吃牛奶，所以我們費了很多心機請農夫牽水牛到後院擠奶，自己製作才解決生乳供給問題，但是水牛奶脂肪成分太高不適吾母的需求，只得放棄。經過一番研究，我們創用大米熬粥，摻以新鮮果汁，半熟的雞蛋和豬肝。這樣試做的食物至少達到使吾母帶病延年的功效，雖說在她殘餘的歲月中身體一直未曾真正好過。醫生說鵝口瘡與缺乏維他命有關，我們採用的食物像香蕉、草莓、生乳，豬肝固然提供各種維他命，但仍嫌不足。我們對維他命的知識知道得太晚，以致無法幫助吾母恢復健康。

### 帝制推翻局勢大變

在教會園區以外我在學校中教英文，那是我另外的世界。我教的高中男生，許多已成家有子女。他們都已成年，我並不比他們大。教英文時常用會話討論他們喜歡的時事。實際上我從他們學到的比我教的為多，因為我同美國深造的四年當中，中國已經天下大變。小宣統雖然駕坐金

鑾殿，可是自西太后去世後並無真正的統治者。清朝已近尾聲。像歷史上的類似年月，中國人在等待從蜂湧而起的軍閥中出來一個新領袖。真命天子的第一代總是難以鞏固，要到第二代漸漸安頓停當，王朝才日臻鼎盛。

歷史的輪迴這一次似乎走了樣，清朝退位後固然羣雄併起，却沒有王位可供爭奪。我在寧謐的大學校園中讀書時，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前仆後繼在各處舉事不下十多次。我久仰他的大名，却不清楚實際情形。只知道他在海外籌措革命資金，鼓動華僑推翻滿清，要以美國為模式締造中華民國。他是基督徒，本來學西醫，為了革命大業變成一位愛國的革命家。他向外國政府求援，得到的是相應不理，只有海外華僑相信他，傾囊相助，指望祖國有一天強盛脫離半殖民地陰影。他們相信他使中國現代化為國家得救的途徑。

我讀大二那年夢想成爲事實。武昌起義後全國響應，在美國旅行募集資金的孫先生成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我回來教高中時已是民國時代，孫中山先生的奮鬥成爲報紙的新聞頭條。我

跟學生們也討論到他。他能够順利組成共和政制度麼？如若不行，時局怎麼演變？會不會又出來一個皇帝，果爾，誰來當皇帝？

儘管政壇上風雲變幻莫測，中國百姓日常生活仍然一仍舊慣，最大的外表變革是男人們剪掉他們的髮辮。蓄辮子是清朝體制，清朝既亡當然不要這個屈辱的表徵。鄉下農夫不懂其中淵源，只曉得祖先父兄都留它，一定是好的。所以許多農夫仍然把辮子盤在頭頂上不願剪掉，我的學生喜歡管閒事，他們等在城門口，看見挑菜進城的鄉下農夫頭上盤着辮子時就強迫他們坐在挑子上剪掉辮子。幾年功夫辮子果真在中國絕跡。

也有許多保守人士，飽學之士不喜歡開革命以及青年人所做的一切，他們希望復辟，皇朝再度君臨天下。雙親有些中國友人都屬於保守派。白天我在課堂上課聽學生們滔滔辯說改革的大道理，回家我會聽見老一派的說法。班上學生有時問的題目使我難以作答，他們問我美國為何不制止英國人在中國胡來？或者，「你們為何不讓菲律賓賓人獨立自由？」

我說不出道理，後來我搬出日本人做爲搪塞。「如果美國人離開菲律賓，日本人就乘虛而入。你們寧願日本人霸佔菲律賓嗎？」

他們坦承不願意。當時美國是最受中國歡迎的西方國家，儘管美國也分享治外法權和貿易優惠協定，中國人並不視美國爲帝國主義，那時共產黨尚未出世，但人們非常害怕強悍的日本。

回溯往事，我返回中國頭幾年差不多常保緘默。我只能聽取而無法作答，有時連父親，鑒於

當地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軍閥和革命黨開得天下大亂，會慨嘆的說：「或許讓日本進來管管是件好事。」

### 對日本島民的看法

我對這一點不甘沉默，我可以斷定那不是好事。日本人和中國人做人與民族特性幾乎是南轅北轍。兩者的差異比隨便找兩個白人還大些。地理環境決定各自的歷史，中國人更像美國人都是大陸人，日本人是島國人。儘管我喜歡並且仰慕日本人，如果他們有機會統治中國一定成爲暴君。他們永遠不瞭解中國人，既不瞭解，基於恐懼和安全必然以暴力統治，那是中國人無法容忍的。

那時我年輕，充滿對衝突嚮往的刺激與興趣，我努力設想我的多元世界如何變化。好幾方面我很孤獨。我回國念了四年書，跟小時那些中國知己好友分開多年。她們都已嫁人，忙着家務事。她們覺得我變得怪怪的，也許我去深造的緣故。她們問我不少於一千個問題，不像美國人，中國人對外人至感好奇，願意樣樣弄清楚。我也盡我所知告訴她們。結束時她們總不會忘了問我一個很私人的問題——「你何時結婚？」

我總是答說，「我也不知道。」

接着會問一個也很關切的問題：「你父母難道撒手不管，不爲你物色一個丈夫麼？」

### 對教會干涉的反抗

她們那時代按中國習俗，父母總是爲子女

排配偶的。結婚是家庭大事，雙親仔細琢磨孩子的天性，然後尋找最合適相配的另一半。重要的是，媳婦要適宜於和家人相處，照中國老規矩幾代同堂，所以很講究出身和教養。這樣安排的婚姻通常很圓滿。我看，大多數的結合都很快樂，成功百分率要比西方羅曼蒂克個人戀愛大得多。中式婚姻常常婚後孳生愛情。由於不似西方期望着浪漫的愛，所以耐久的中式婚姻成功公算也許要大些。

當時我的中國女友均已出嫁生子，婚姻美好，我尚年輕她們常爲我獨處而關心。白人女友只有比我小得多的英國女孩盎格麗。附近的美國婦人是教士太太，年已三十五歲。我也不作興和當地英租界的白種男孩子交往，其中兩、三位供職美孚油公司。我接受過一次邀請，回來就受到教會太太們的指責。其中一位與師問罪告誡我：「你不能腳踏兩隻船。你要是跟生意人交友，就必須離開教會園區。」

「我不是教士，我是教員。」我抗辯說。

「你在教會學校教書。」她提醒我，「何況你父母是教士。」

「我父母並不在乎。」我仍爭辯。

「但其餘的我們在乎！」她警告我。

爲雙親之故，以後我拒絕教外男士的一切約會，同時把我的教職與家務事嚴格分開。我開始讀中文書籍，母親的病勢稍有起色，我也可以多瀏覽一些附近的名勝。

我的中國女知己仍然關心我，她們跟雙親談起要替我作媒。引起父母之間奇兀的爭執。父親

的想法比較中國化，母親仍是頑固的美國想法。似乎吾父有意思讓我嫁給一位他賞識的青年華紳，母親則全力反對。我只偷聽，但不表意見。我知道那俊俏出色的青年並無害處，縱然我是賽牧師的女兒，可是他們家也不會容忍我嫁過門的。我決意趁吾母健康較佳時去見識中國其他地方，也許可以闖出自己的事業。

我從心裏自忖，有一天我會成爲作家，可是我當時還沒有準備好。我仍然深感空虛。現在我知道空虛是青年正常狀態。我想三十歲以前是不會出現作家的，因為要到那個年紀他才投入生命的洪流之中。作家出去尋找寫作素材，有如漁夫出海捕魚，是不會寫出好小說的。生活必須不自覺的全副投入，要自己全心經驗而後才會變成小說的好材料。

我不是想去中國別處尋找寫作材料，只是想尋覓更多的生活。我的生活圈太小，我打算掙脫，一如青年想突出童年的環境。我想脫離作爲父母的乖女兒，到陌生人羣中自己奮鬥，但我不願回美國，因爲我不想離開母親太遠。她的病情只是暫時好些，並未根治，我恐怕這病是難以根治的。所以我要去的地方應該容易回來才行。

我只是妄想而已，幾天以後母親又病得很兇。醫生吩咐必須有人陪她去江西廬山牯嶺易地療養。只有我可以，因爲父親無法擅離職務。我向學校告假。

母女二人搭上一艘英商江輪開往九江。從九江換乘竹桿捆牢的藤椅由力伕抬上廬山。我的動向暫時已告確定。

## 西人喜愛廬山避暑

廬山牯嶺避暑對華中各省白種人的重要性，於此似應稍加解釋。避暑的地方很多，我們覺得無處可以與牯嶺相提並論。它不只是消夏勝地，可以說是個救生站，尤其是我童年時代有些惡名昭彰的熱帶疾病，世人尚未知曉之時，已經十分猖獗，而對這些病白人並無免疫能力。譬如瘧疾使得病的中國人又瘦又黃，但他們終能慢慢戰勝它恢復健康，而白人常沒有那麼幸運。爲了對付瘧蚊父親用製乳酪的細布釘在我家所有窗框上，鄰人以爲他發神經。我家也是最早釘紗窗的。初秋大患的霍亂我們曉得多半經由蒼蠅作病菌媒介，而後病從口入傳給患者。母親爲了衛生，在那時總是嚴厲執行以滾水燙洗餐具而後才進食的辦法。從八月半到十月初，人人自危，除非用開水燙過餐具不可啣任何食物進嘴。這是死亡威脅帶來的教訓。

白人小孩，許多死掉。他們父母設法下決定心要在最厲害的夏季全家躲到甚麼地方去，父親是最早發現廬山白人小組之一員，那是享名幾百年的勝地，山上寺院很多。氣候涼爽宜人，有益健康，傳說有些和尚長生不老。猶憶小時候父親從廬山回來告訴我，那裏山高六千呎，氣候有如初冬而當時是仲夏。有粗石築成的山路，不知多少年前興建的，登山有竹竿的乘輿可坐，力伕就是當地農民。

父親說，「空氣有如美東阿尼京里山，溪水潺潺，十分清澈。」

母親大喜過望，這是避開盛夏、蚊瘧和雨季的好去處。我們是第一批經過薩商能長期租一處石房子避暑的人家，因爲外國人不准擁有中國土地。我記我家頭一個小石屋。那兒廟宇，寶塔無不以石塊爲建材。

後來演變成白人把握這個夏天山居機會暫時甩脫中國跟自己人共處幾週。教會人士開退休會和會議，商人帶着妻子來打橋牌，舉行舞會，人在山間野餐或散步，每年夏天，六月間稻種從秧田移植到灌了水的田地裏就是我家上牯嶺的時候。我喜歡小石屋的家居生活。山谷美麗如畫，鄱陽湖在陽光下散着綠光，月色的夜間則又神秘莫測，聽着蛙羣的合唱，流水經過導管在附近潺潺，有如天上的情景。母親有她的活動，每次她參加聖樂獻唱會擔任「彌賽亞」曲的女中音。每週有一次同樂會由業餘人士通力演出，此外茶話會、餐會以及相互拜訪使整年難得碰面的人可以共聚一堂，交換心得，兒童也互告所得到的消息。

## 山中日月良辰美景

對不同的人牯嶺有不同的意義。就吾母言，它意味一個使子女安度溽暑的地方。他們得以呼吸清新空氣，她也藉以更新靈性。就我而言，回想起來，那兒讓我接觸到無比的美景，清澈的泉水，蓮花與野生羊齒植物美麗脫俗。我可以安然四處漫步，探索自己的胸臆。小時候我一早就爬山，從小石屋往後山爬帶回新鮮的羊齒植物和花朵，我從未見過有那麼多的野花盛開在山間。僞

裝成樹枝垂在樹上的青蛇是唯一危險，咬了人足以致命。當我沿山徑前行或攀登灰色岩石時我一定睜大眼睛防備青蛇的出現。每次回來帶着百合花，鐵線蓮，洋薔薇和羊齒草給母親佈置壁爐邊的花盆時，母親感到異常愉快。

這都是童年往事，這一次六月初稻田尚未灌水，我陪着母親上牯嶺已是年輕女郎。牯嶺也改變不少，我到達山頭發現已開發不少。頭一天我們在九江下的江輪，雇人力車到城中賓館休息。我們自帶行李捲打開放在兩張木床上過的夜。翌晨一大早轎夫叫醒我們吃了賓館廚子為我們準備的蛋炒飯，我們坐上藤椅與轎，如今大有改進，不是竹子做的改成了藤椅。我們沿平地到山麓的第二站賓館，換乘第二批藤椅與轎由登山脚伏抬着，因為平地力伏不會走山路。

四名轎夫抬着藤椅與轎漸循石級上山，叢竹不久變為松樹和栗樹。山路蜿蜒而上，有點搖擺的座椅閃過懸崖，乘客不免提心吊膽，萬一轎夫一腳踏空，整個藤椅就會傾覆千呎翻落亂石和溪澗崖底。那麼多年來我從未聽說出過事故，轎夫們仍以可驚的速度爬升，口中還以韻律的合聲配合有節奏的肢體運動。

上到某處轉角，記得一陣強烈的山風襲來，令人心曠神怡。平地的空氣沉濁而燥熱，山上充滿着清淨的空氣，吸進胸腔有如救命的氧氣，終於我們來到我家所租的小石屋。在我長大的眼光裡，石屋顯得很渺小。不過樹木已壯大，爬牆的羊齒植物覆得很厚實，我們同來的兩名女傭為我們打掃房屋安頓一切。我請母親躺在床上休息，

我負責服侍並且為她閱讀。白天她休息時我看中國傳奇小說。每天我花費很長的時間外出散步，暑假以前，四處極少人住，許多別墅都關着門，因為假期季節未來，我到市集巡視一匝，新建的有一處肺病療養院。病人都是白種人。在外圍中國富人也建了不少寬敞的石造房子。道路已經命名，當地也有點國際化的樣子。

我把我見到的情形告訴母親。她說：「我知道會讓中國人上來的。白人本來不該私自建築專用的避暑地，只因我們損失許多嬰兒！」我知道母親就有四個天兒埋在萬國墓園中，三個在上海，一個在鎮江。最小的是我六歲時夭折的。最大的是養到四歲那年得了霍亂不治的。母親形容老大最漂亮，也最精靈。母親那時說：「有一天，中國人會收回一切。」她果然言中，不過是她去世以後的事。

母親連續兩個夏季在牯嶺養病時，她把舊石屋拆掉改建成較大的新房子，她說希望我們姐妹倆成家後有了孩子。也够全家來避暑。二老過世，中國政局變化也大，我和妹妹決定把別墅賣給一個善良的中國人家；牯嶺也就為中國人所收回。

## 革新運動逐漸展開

就在我陪侍吾母上廬山休養的那年我也感覺白人支配中國的日子不久就要結束。我渴望所有不平等終會打破，我願意及早祛除差別待遇。他們的要求是對的，白人是錯的。畢竟我們不過是來到中國的客人，既非公民更不是統治者。

我們在牯嶺過了整個夏季，妹妹和父親來作短期盤桓後下山。母親接受一位英國醫生的治療，又更動了醫病的食譜，用豬肝煮菠菜為主食。她好得很慢，夏去秋來上山旅客減少，為了方便醫生就診，我們搬進半山低處一位瑞典朋友的別墅，同時食物與煤斤的供應也容易些。

冬季已過，學校催我回去教書。在母親堅持下，同時醫生也允許由女傭照顧病母，我在一個寒冷的二月天別母走下廬山。

返回鎮江教會園區跟父親居家是一段奇特的經驗。我主持家務，計畫伙食，偶爾款待少數訪客。主要工作是到教會學校教書，回家跟老師學中文。我知道這樣生活不會長久，將來如何演變我無法預知，只好一面等待，一面忙工作。

一九一四大學畢業那年經歷許多大事。許多中國留學生學成回國，以後有些成為著名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孫中山先生與其信徒仍然堅守議會政治原則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方政府鬭爭，袁終於當上總統。野心畢露的袁世凱不久就自擁為洪憲皇帝。我懷疑他會成事，因為儘管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並不識字，民衆却是非常通情達理的。袁大頭當皇帝必為老百姓所不容，他們清楚他的底細。當年是袁出賣光緒皇帝投靠西太后，光緒的病死應該歸袁負責。老百姓不會忘記他幹的好事。

中國處於鼎革的時代，我正好躬逢其盛，連教會學校也感受到強烈的革命氣息。女學生必須解除裹腳布，禁絕纏足。除古文、經史而外課程表新添了科學和數學。教會學校畢業的留洋生形

成一股力量和科舉出身的官員在政界發生激烈競爭。他們互不相讓，藐視對方。孫中山先生用了許多年輕新派人。

以我年輕十分理想主義的目光，平衡當時中國，我最感失望的是第一流的頭腦均未服膺基督教義，雖然雙親以及同道付出偌大愛心與奉獻，我生怕教士們美好的身教，敵不過伴隨而來的惡事，終使整個社會結構傾覆。我無法預知大夏何時傾覆，我相信最好的頭腦會塑造中國的未來。梁啟超是當時青年的精神領導，梁會公開指責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以其多年與西方政治沉澱一氣的史實，永遠會是政府的工具。

一般感信中國的革新必然是漸進的。我的中國友人和學生所景仰的兩位名人是變法失敗逃亡日本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梁的立場漸趨激烈，已經揚棄了君主。他在民報上鼓吹進取和優勝劣敗的觀念，成爲許多青年崇拜的偶像。

### 中國家庭制度優點

一九二一年鼎革成功，聚居在北平和各大城的三百萬旗人未能保護腐朽的滿清王朝。革命黨人得勢，但偌大國家億萬人民却無人管理。孫中山先生提出共和政體計畫，普通人民以爲不再完糧納稅，供養皇族與旗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享有很多民主政治的，事實上常常獨立自主。他們不信任甚至藐視官府，對官吏操守概不信任，他們的信條是最好政府乃是無爲的政府。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說（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於我哉？』

（養珍珠的譯文。）“When the Sun rises I Work; When the Sun sets I rest I dig the Well to drink; I plow the field to eat. What has the Emperor to do with me?”

其實中國社會的結構很有自主能力。傳統上大家庭制度使男女老幼均歸屬於他們的家族，每一家族要負責族中每一成員。這是很健全的現代民主政治模式。美國人難以理解家族做爲民主政治基礎有多麼健全。實際上確乎如此，中共破壞家族體制以前中國無需每年花費有如美國的龐大社會安全預算。沒有孤兒院，因爲每家負責照顧族中無父無母的孤兒。沒有瘋人院，因爲家族照料族中心智喪失的成員。事實上，中國從前很少有瘋人，由於家族制度無分責賤使每一分子獲得個人安全感，也就祛除造成現代瘋人的主因——個人迷失感。國家無須發放失業救濟金，因爲家族會照料族中失業的人。僅在遭遇嚴重饑荒或天災時，需要外界的援助，遇到凶年家族更會團結在一起。人口衆多的大家庭經營的商業每能長期穩定與繁榮，越是老店根基越穩固。家族酬庸制度是個成爲爭議的問題。人們願意爲親戚安排工作機會這是合乎自然的道理。可是在中國家族酬庸制和美國政黨酬庸制之間並無多少差別，而且兩者中，中國的制度對社會的危害性較小，因家族仍對其成員負有道義責任，一人作惡將使全族蒙羞。

要是孫先生和後來蔣介石將軍的國民政府透徹了解家族制度的價值並以之做爲民主政治負責任的基石，毫無疑問，中共今日就不會統治中國大陸。一個證明是，中共爲建立其政治學說，曾拼命攻擊家族制度，他們能橫行多久要看他們使家人分離多久而定。須知家族是使中國數千年長存於世的重要成分，許多同時代的古國多已飛灰烟滅，中國仍能蔚然長存就是因爲這個制度。

### 帝國主義鼓勵軍閥

西方軍國主義日益抬頭促成中國各地軍閥割據的局面，孫中山先生則繼續爲統一而奮鬥。各省的主宰是「督軍」，我在督軍的治下度過好幾年，雖然是平安日子，我們也得注意督軍的心情和脾氣。他多半是行伍出身，最喜歡打仗。一場戰爭打過之後，不問勝負，他總要休整一段時間，接幾個新姨太，然後舒服地抽鴉片烟，我們就可以安度一些日子，直到下次戰爭開始。軍閥不大惹白人，因爲不願和西方政府打交道。他們爲擴充地盤，增加軍隊而必須出賣國家資源給新近逞強的日本人。日本在一次大戰時站在協約國一邊，因而要求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人買下礦山，或者租下港口，賣軍火給軍閥，變成真正的食人魔王和兇手。

知識分子蔑視軍閥，一般百姓只要他們懲治土匪不擾亂民家也就容忍他們。軍閥中也有強悍、幽默、聰慧的人，有的很好笑。記得我們鄰省的張大帥以「三不知」而聞名遐邇——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軍隊，有多少鈔票和有多少姨太太。

太。鄰省大帥另有一軼聞，記得他兩次與另一軍閥交戰均被打敗。第三次出兵時他向公眾宣告，如果再敗他要在棺材中回來，我們都等待這一戰的結果，這次跟以前一樣他又大敗，人們期待在隆重喪禮中迎接大帥的棺木，喪禮一切如儀十分隆重，大帥竟然是穿着軍禮服坐在棺材裏回來的，口中還刁着雪茄烟哩。百姓哄然大笑，忘記那位軍閥的一切惡行，只因提供這麼好的笑料。

那是一個妄想好奇的時代。年輕中國人，許多是我朋友的丈夫，甚至我的學生無不殫精竭智於創造新的國家。可惜，有人不切實際只求盲目模倣西方。譬如，有些人服膺軍國主義，要學習歐美的堅甲利兵，因而不少人投身軍閥企圖改造軍隊使其現代化，有些人認為法制是歐美富強的基石，回國留學生呼籲以美國、法國的法制政府為楷模。孫中山先生的國會體制和袁世凱的獨裁企圖積不相容，各省督軍割地為雄，成為紛亂的根源。好像一位雜耍技師同時要應付拋出來十幾個球，並且一個個接好再拋上去。歐美留學回來的人呼籲國會、立法，常軌和自私的軍閥唱對臺，孫先生赤手空拳為其三民主義理想而奮鬥。袁世凱終於察覺民心的不可扭曲悄然「退位」，於一九一六年病死，人心大快。

## 文學革命的新浪潮

民國以後最引起我興趣的仍是文學的園地。政壇尚未現代化，但閱讀與寫作環境却起了健全的變動，滿清朝代以科學發掘人才，官員以出身考試為正途，所以老式學者潛力巨大。廢科舉以

後西洋留學生倡導文學革命，提倡以白話代替文言，主張口語化的白話應該成為書寫的語言。

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的教員中新舊雜陳。教授們出版的「新青年」風行一時，於是文學革命大轟掀起的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六年就瀾漫全國，陳獨秀與胡適是發起白話文替代古文的健將。守舊派以新文學來自西洋涉嫌叛國加以攻訐。事實上陳、胡二人曾經研究古籍，發現每逢改朝換代之際總是在文體上隨之而變化的，一如歐洲的文藝復興代表人們爭取時代進步的決心。不問中外，人們在寫作文體方面總是要拋棄講究對仗，駢以儷及無病呻吟的語句改為採用和實際生活有關連的寫作方法的。

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些新文學健將第一次把中國傳奇說部升高為文學作品，不再輕視為販夫走卒的談物和茶樓酒館說書人的劇本。胡適為他推薦的中國著名說部，寫了一篇很長的考證序言。在過去所有學者均對這些小說不屑一顧的，小時候在孔老師教導下從來不敢提起談中國才子書之類的小說，如今時代果真隨孔老師的去世而改變了，不僅我同年的一代開始談說部而且也開始寫小說，不是古老的體裁而是直接表達情感的方式。

對受過教育的男女而言，這確屬極巨大的開關作用。受抑壓了幾百年的能量，第一次能够心有所感就照直傾吐出來無須設法以僵硬與古老的文體寫出。新的知識份子發出巨大的力量，向受影響的人羣播散威力。儘管中國識字的人仍然只佔五%，但是却可以播傳到廣大的不識字人羣。

純淨的青年坐享這一段光輝的日子。青年暫時忘掉偏見與仇恨，開始向世界尋找新觀念、新形式與新伙伴。當時我也熱情洋溢，對中國又恢復了信心。我想這一回古老的中國總可以一馬當先衝到其他國家的前頭了，和其他明理的國家對比——好問的中國年輕友人，男女都有，我在美國大學碰見的那些不然無知的同學真顯得非常幼稚而無知。

## 林琴南的翻譯小說

我特別感覺有趣的一位文士是林紆先生（字琴南）。他對英文一竅不通，有一天他碰巧看到一本西洋小說。為好奇心所驅使，他慫恿一位懂英文的朋友讀給他聽，一面談，一面譯成中文。林紆為那個故事所感動，我不知道他第一次聽到的原文書是那一本，可能是英國史谷脫爵士的一本小說。不管怎樣，林紆的譯作雄心因而大發，他於是要求再次讀給他聽，就從粗略的口語翻譯由他改寫成優美的文言文。用這種方式林紆譯出的歐美作家作品，有史谷脫、狄更斯、道柯南、雨果、史蒂文生，托爾斯泰，西萬蒂斯等人的小說，總計他譯出九十三種英國人的書，十九種美國人的，二十五種法國人的，六種俄國人的。林紆最喜歡的作家或許是英國哈格德（Rider Haggard, 1856-1925）。

最初林紆只為一己的所好而從事譯述，後來發覺中國讀者對外國小說的興趣不在他之下，終於他以這種未得授權而盜譯方式而發了財。不過這種譯作方式也有散播西洋文學的功勞，至少普

通中國人不再以讀小說為耻，也不再輕視外國小說。

多年之後我開始寫作，也有榮或者煩惱到類似的問題。記得我在市面見過七種不同譯文的「大地」，其他的作品也有類似遭遇。作者無計可施，因為並無版權法來保障著作權，我的書在共黨世界也是自由翻譯並且從不付版稅的。

### 結婚遷居徐州農村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我也許是紅霧運動，跟一位美國青年結婚，於是我突然脫離這種十分騷動的新生活，或者更正確的說，我是很倉促地離開我在鎮江的教會園區的。我的先生布克嚴格說來並非傳道人，他是受雇於長老教會理事會的農業技師。成親的時候到來，正如每一位男女遲早這個日子總要到來。我二人互托終身，當時並不知道所做的選擇是多麼的有限。尤其在我言，我的選擇是非常有限的。我從小遠離美國，很少接觸自己同胞。我對於那次有問題的結合，沒有興趣娓娓談論個人的細節。那次有問題的結合，歷經顛沛與艱辛，一共持續了十七個年頭。（譯註：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一日賽珍珠獲准與布克此離。）

可是由於結婚以後我的生活環境起了變動，使我記得好像是昨天的事。我的世界大為改變，我從長江南岸的鎮江遷居江北徐州以南的小城南宿州。那兒是典型的中國農民世界，我的環境有如從目前的居處一下子後退幾百年回到幾百年前的農村世界。

最高法院推事 史錫恩著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

# 中國憲法論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修正第三版歡迎購讀

本書共分緒論（憲法之概念）本論（中華民國憲法十四章一七五條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釋論）名大專教本及參加高普考必讀書籍平裝訂價台幣一八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